台學統

台學統卷四十七上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二

待制陳定菴先生公輔

赤城志陳公輔臨海人字國佐政和三年上舍兩優釋褐第一歷校書郎右司諫以譏諷合州監稅復召除右司諫禮部侍郎知處州終敷文閣待制自號定菴居士有文集行於世州以高科位法從且稱謇諤者自公輔始事見國史及余應求所爲銘子夷行字清臣紹興五年進士姪周行知南康軍孫逵善直徽猷閣利州路轉

運判官揚善歷吏部郎中終知光州
宋史列傳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
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
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
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
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
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
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
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
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
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

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孟夏享靈景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遊論蔡京父子懷姦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

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政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

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纂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榷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

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常宜作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論曰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

李綱之隙是矣然旣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尙程頤之
學何耶
南宋書陳公輔傳惟不喜程頤之學言今世學者狂言
腐語怪說鄙論曰此伊川先生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
步曰此伊川先生之行乞禁止之請祠卒
續資治通鑑紹興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
所尙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尙風俗因之不可不愼也
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
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
至於雷同苟合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
成一家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然而同

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爲大言轉相傳授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學者但能參攷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沖既去位公輔以沖所薦不自安會耿鎡等伏闕上書或者因

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帝求去因此上疏詔
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
紹興七年四月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
飛所奏公輔退上書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事采
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
臣度其心往往謂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勝
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横截金境使金不能
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
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
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
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如劉光

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四朝名臣言行錄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授承事郎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初除平江教移越州除太博校書郎憂吉除應天府少尹右司諫謫合州監稅召爲尚書吏部左司外郎守南劍主管洞霄改太平湖廣宣參爲吏部郎左司諫禮侍集撰知處州提舉太平除敷文閣待制再任終於家紹興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六（按公生於熙寧九年丙辰三十七歲登第）初筮仕職教吳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勔有兄

喪諸生欲往弔奠公例不與告劻滋不悅託權要以其
壻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初入館閣京黼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
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
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
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
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公所陳深得諫臣之
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
感上知遇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
學問之繳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
爲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

斯行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

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闓切爲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讎故媢嫉者衆

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肴醳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纊之日幾不能具後事其清德又如此

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尙少官庫既無必須盡取於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虛亦恐斂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

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

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仗手及弓手之强勇者所謂保甲盖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刼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决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仗手者盖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鬭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仗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刼令逐州一面招募

猶勝於招叛亡也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未能興復奚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閒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卑污苟賤其閒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摧敗挫辱而寡廉鮮恥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黼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豈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

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
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
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爲重臣僭即僞位廷臣勸進
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媿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
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

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今寇賊相鄰宜如
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
一帶州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
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
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强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
那兵將重爲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

之備

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讎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

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閒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

時優與分給遇戰卽令充擔擎人仍於帥幕中専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莊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卽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卽免租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然卽作戸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辨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采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

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並奏議

附錄宋元學案鄞全祖望謝山跋宋史陳公輔傳後

玉山汪懋文定公曾孫也其跋王信伯集云尹和靖年譜但載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葢自趙忠簡公進朱子發范元長於資善堂朱嘗疏奏以爲伊川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又乞官謝顯道之子而尹之召陳公輔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薦公輔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無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旣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被舉行誼可稱而尚在遠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葢指和靖已而忠

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上眷獨存公輔遂上言伊川之徒僞爲大言皆宜屏絕於是朱公震求去上堅留之和靖亦辭召命有旨促赴闕陳壽除禮侍旣嘗上意知不能回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說並行以消偏黨可爲嗟歎按以上皆汪憝跋語按公輔之爲小人至此宋史未能盡抉其前後情狀予故特表而出之

棻按蘇東坡以程子爲姦可謂無識然其氣節文章何可及也陳定犇請禁程子之學誠爲不智然其清德直節未可輕也陸象山謂伊川之言不類孔孟其中多有不是處亦所不解然其明本心之教嚴義利

之辨何可非也定葬雖不可謂智亦如蘇陸之偏見耳全謝山据汪玉山跋語謂爲反覆小人恐毀之太過故錄其言而略辨之如此　又按孝宗湻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葢祖述定葬之說也

雜錄

與陳國佐司諫　無錫李綱伯紀　忠定公集

綱再拜當朝廷多事之秋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可一二數國佐退閒之久靜中所閱多矣方睿主虛心開納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脫略細故指陳今日利害安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賜多矣士

大夫奔競之風不除實爲中興之害願公委曲明白爲
上言之所補非淺淺也僭易僭易

遺書

定菴奏議十二卷 佚

定菴文集二十卷 佚

遺文 奏議九首雜文二首

請擇重臣奉迎上皇疏 歷代名臣奏議下並同 按此篇亦見三台文獻

欽宗靖康元年校書郎陳公輔上奏曰臣恭聞道君太
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
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
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

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夷狄作逆深厭萬機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寳此與唐睿宗因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已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

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睿智寬厚豁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旣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求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爲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爲開具上皇罪己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內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庶士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豔如此非陛下承付託之重賊兵遠遯京師復安政

事修舉人心懽怏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動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陛下貴爲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躬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

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
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再請奉迎上皇疏

公輔遷左司諫又上奏曰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
不識忌諱妄有論奏已甘誅夷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
賜聽覽更蒙聖慈擢爲諫官令臣不俟受告先次供職
顧臣之愚何敢輒當此選臣已一面具狀辭免然臣以
昨來所言有未盡者今輒敢冒死再爲陛下陳之臣初
謂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爲
言及聞聖語乃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爲人之子若果貽
父之怒其可一日安乎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王

之盛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人悅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爲舜者亦難堪矣舜終能使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爲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有天下之大興事造業二十六年實聰明睿智之主陛下苟能如舜之孝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奉迎如李綱固可委矣更得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面諭使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爲陛下言之臣料上皇必無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放宮人拆苑囿減玩好之具省應奉之物此自

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别有所須且當許以
一面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
亦豈敢以爲非乎上皇久之覛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
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
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已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
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語言免有指
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臣恭聞聖語謂皇后
亦怒意欲先還禁中理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
未有以解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
得居禁中耶若果先還臣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
和容遜辭以理開曉皇后若當此方欣慰不暇豈復有

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去之未盡或尚有蠹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之事處之爲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守法度上下內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可得而私況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金人侵犯而陛下威德兼隆宗社復安上皇旣歸而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勤始終如一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

條畫十二事疏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郎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上奏曰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躍抃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延頸舉首伺望新政遲遲未聞民固惑矣況今宗廟垂休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强兵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虜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平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睿謨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顏逆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

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預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覽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凡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熙豐之法爲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曰以不變爲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況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易紀綱墮壞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尚何紹述爲哉臣願攷祖宗之法與今日所

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爲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和平四夷效順苟非其人天下不安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難其人久矣古之論相必曰才足以有爲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之不可則止惟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著意於其間也本

朝惟李沆韓琦爲眞相焉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承
變亂之後將大有爲必得賢相共圖治功臣望陛下詳
擇而審攷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爲時而出者至於樞密
之地政事之本綱轄之任亦必擇其眞賢實能人望所
歸者儻無其人自可兼之不必備也三曰辨邪正臣聞
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
邪正自古之人君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唐太宗知
士及之佞德彝之姦而不用至房杜王魏則任之不疑
所以成貞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於
末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
可不辨也然邪人乘閒窺伺揣合主意阿權事貴持祿

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於疑此唐德宗所以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怫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於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聯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隸躐取顯仕兩府大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變倖醫卜技藝身彼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

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閒居都城坐享厚祿其他朋邪諂佞之徒姦贓狠籍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而不問或朝竄夕召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濫則人多僥倖典刑輕則下不畏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與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舉矣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及

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己故排斥羣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爲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皇帝詔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覩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軟熟而惜懷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律閒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況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

爲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稱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令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皆願明目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於厚矣近時士人以剽竊記問爲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纖豔浮巧爲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險變詐爲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之所尙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爲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僞相扇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稍革此弊令廟堂之上選公忠濂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衒露傾邪險薄

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爲善可以革浮
薄之風成忠厚之俗也夫忠質文之政三代所以相救
臣觀今日禮法度數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
俗淫靡人情澆僞可不救之以質歟七曰收權綱臣聞
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
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以
收威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義優柔
不斷故漢業衰焉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寬厚豁達之性
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故羣小狃狎權移於下
而威令有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鑑此弊排斥羣邪奮
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頹綱廢紀可以復振而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天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柔曼傾意佞諛盜朝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蠱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遊宴樂皆屏不近彼固無所肆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蓋崇其爵位則志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廷內埽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宦寺之臣耶其所以夤緣于進者必朋邪憸薄之小人也懷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

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爲出是以祖宗盛時斂
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嘗一
取於民間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
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斂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爲名侵漁
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牽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
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急於取
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
爲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刻民尤深者一切講究取
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宗時國
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
儉約臣聞儉爲德之共侈爲惡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

未有不以儉德也比年承平旣久海內富庶驕侈不期而至故尊卑上下內外遠近皆以淫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車輿屋宅飾以金翠聲樂玩好觀游燕樂其費不貲而物價騰踴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陛下在東宮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專以敦朴爲天下先夫楊綰人臣也以清德在位能使人減騶徹御罷去聲樂況以一人而躬行者乎然羔羊在位節儉雖以化文王而有刑威之政存焉臣願陛下明詔四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懲者重寘以法自京師貴近始則此風可消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聞監司天子外臺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受

賜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或出貴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覈才能不問資格至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貪饕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爲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爲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爲守令者曠官慢法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爲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闕選卿監省郎藩府有闕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以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

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攷察以聞特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爲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守禦中國禦戎安邊之策一切壞盡是以夷狄一旦長驅而前良可駭歎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爲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時況今金寇雖已出境秋冬之抉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禦亦宜早爲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略而已緣臣所

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葢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雖夷虜深入禦之爲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權綱不失大略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虜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遯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爲迂闊不勝幸甚

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 按此篇亦見三台文獻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曰臣比緣奏對
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成太平臣
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蘊以補
報萬分之一然臣自媿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
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
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
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
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爲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
心者無它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

德唯聖人躬行於上者旣有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位遂取其政之善者略施行之政之虐者略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姦惡之小人以次竄殛

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重陰蔽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效大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

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閒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爲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諫游幸疏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孟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伍神觀臣誠淺陋不熟

本朝故事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邪但近世爲之若近世爲之自不可爲法設或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祖廟仰瞻英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肆游幸之樂邪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儧少與夫供帳什物伶倫宦侍皆少如今日而百姓見之莫不歡欣感戴以手加額謂陛下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至於今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衆多與夫供帳什物伶倫宦侍皆盛如前時而百姓見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議之者安知其不腹誹心謗謂陛下恭儉之德不及仁祖仰惟陛下聖性淵

懿聰明勤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未嘗少變臣料今
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
當務爲光榮盛大以夸耀一時之觀聽夫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區區於此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
力未裕財用未饒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侈靡未除
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
漸爲奢靡異乎初即位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於親必須損
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約而供奉上皇
又欲豐厚天下財用何以給之哉臣愚欲望陛下今後
孟享既畢即詔車駕還宮其餘游幸除龍德寧德二宮

外皆願暫罷臣又慮上皇既深居外宮非時不出恐陛
下亦自不當游幸仍望鑾輿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
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不敢不冒死以聞然陛
下無以百姓之言爲非彼見陛下自初即位簡儉如此
今不兩月儀物稍多自此若天下無事後豈不復肆侈
靡之好耶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俾盛德大業
遠跨唐虞三代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請宮陳東疏
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
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納之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爲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唯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顏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李邦彥等退朝百姓皆詬罵東與諸生力遏之旣而百姓諠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擁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姓爲亂哉臣觀東非唯學問淹該善論天下事亦忠誠奮發之士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有爲議者有謂東書

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沮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惟陛下察之

論宦人蠱惑人主狀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蠱惑人主狀曰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胤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溫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內

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横恩濫賞覃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爲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譴謫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於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沖

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尙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奄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爲戒無使其乘閒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巇險諂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

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論災異疏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德方升昭明盛大陰所不能揜者自數日來天氣清寒日色微薄濃雲不開霆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蔽之也臣嘗原其所由謂夷狄之彊耶然前日賊兵在外圍迫京城而日景晏溫清明自若今既欲講和好稍稍遁去恐咎不在

夷狄也謂女謁之盛耶然陛下卽位不邇聲色後宮嬪御不過二三百人亦無位號隆重者此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料之姦邪去之未盡而大臣不和百司苟玩皆陰盛之象此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佞士務爲夸淫之說媚悅人主未嘗有敢言災異者往往以臘月雷爲瑞雷三月雪爲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讚者有之矣夫災祥咎異雖治世不免此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豈可諱而不言哉臣今日區區首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欺陛下聰明也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輩其爲姦邪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民思食其肉今雖各曾行遣然或處善

地或全腰領其子孫親戚尚有未曾盡行竄殛田宅物產尚有未曾盡行籍沒若是豈非姦邪去之未盡耶陛下謙虛退託以待臣僚而宰執忿爭上前無所畏避或詆毀同列或中傷善良豈非大臣不和耶陛下勤儉祗恪留心萬機羣臣尚仍舊態不能服勤職事至有人主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百官有司卻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陛下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數輩重行誅戮其子孫親戚並當流竄田宅物產並當籍沒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召和氣而陰霪寒凓之咎無有不殄矣然後下臣此章告諭大臣各務協心盡力以輔贊聖明絕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司

庶府亦當察其姦邪怠惰不切奉公者特與懲戒如此則不至於君弱臣強君勞臣逸足以使陽德昭升陰氣消伏矣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必以是爲言恐陛下忽此而不以爲戒也又況蠶麥適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謂之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不勝幸甚

乞戒大臣究心邊事疏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上疏曰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切料之此未必不爲宗廟社稷之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

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
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與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
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略至於兩路
邊事曾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
冬在近深爲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
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爲無事因仍
媮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
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
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
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爲先經畫措置多方應辦仍仰各
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

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羣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言皆無可采也陛下若令如此曉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爲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愚棄之豈獨臣之幸哉

棐按靖康元年正月金斡離不圍京師二月詔割三鎭地畀金始引兵北去五月种師中姚古救太原戰敗師中死之古軍潰疏乃此時所上旣而命李綱代种師道宣撫兩河而耿南仲復指公輔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拔

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至七月而李綱諸軍潰於太原矣至八月而黏没喝與斡離不分道復入寇矣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而其立政之書尙戒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葢天下雖安忘戰則危聖人猶且憂之况當靖康危難之世而廟堂謀議反多不急諫臣直言遂遭擯斥時事葢可知矣

臨海風俗記 赤城集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時見米㪷百金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金（按此以一錢爲一金）薪柴雜物極

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歎恨之聲比年以來國家多事官吏宂雜軍兵經由州縣需索供應不暇寄居官至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過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價皆十倍於前余雖有敝廬度不可居於是遁跡村落然鄉下寂寞百物無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嘗以西北觀之所在賊火焚蕩千里無居民吾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祖宗之盛承平幾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豈終於盡變哉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茍內無飢寒

之患外無刼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尙鬼好祀漢志以叙吳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朝諸志以叙兩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淮閩浙六十餘郡兩浙之地近亦十五郡彼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密接而習俗迥異者得謂吳越兩浙同是俗乎葢彼特合四方而論其槩耳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爲天台介於東南之陬方承平時最號無事斗米不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之類絕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樵獵而不識官府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

沓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孚輔
者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
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没於㸦茗之地吏胥持文書索
逋負日叫號於細民之門自是訟牘繁多而民俗浸
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日盛未之有改也然是豈徒
天台一郡爲然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
曩時之舊是則爲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
也姑即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赤城集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爲詳且確也余在都
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爲然及

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於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言非虛語初賊起青谿二浙方驚子勤已爲攻守計夙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果何如韋羌羣寇已破仙居水陸夾進偪於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扃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申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羣情稍安願效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覩時之宜

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敘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爲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爲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啞手取之自淛以東（二字擬增）望風遁去殆百數輩

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旣逃而還迺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儌幸之望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爲果不謂之賢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言詳其趣操曰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玆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棻按前云初未以爲然後云今玆果然頗自矛盾

遺詩見赤城志凡四首

石鼓山在臨海縣東一百五里山上有石似鼓兵革興則鳴

有山名石鼓千古鎭南溟大手不勞力動時天下驚

淨明院閱藏經院在臨海東南五十里

三藏工夫一藏經非禪非道亦非僧但憑方寸行諸善也是如來最上乘

廣慈院在黃巖縣西二十里陳侍郎訾肄業其間且爲之詩

來時膏雨迷新野去日薰風吹舊林寄語主人休惜別白雲南北本無心

天封寺在天台縣北五十里

晴雲漠漠水潺潺危閣春歸白日閒若問祖師消息處眼前環列是青山

台學統卷四十七上

台學統卷四十七下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三

文簡陳叔進先生騤

赤城志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陳騤臨海人字叔進省試第一歷祕書郎工部郎官將作監祕書少監權中書舍人兼太子諭德祕書少監祕書監中書舍人奉祠知寧國府袁州召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俄提舉洞霄宮進觀文殿學士薨贈少保事見國史及蔡尚書

幼學所爲行狀有文集行於世水心葉侍郎適爲之序
宋史列傳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
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
守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
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瞿然亟辭崔淵
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
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
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
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
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
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

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
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
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
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如宮闈
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
於當路則私黨植各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
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
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尙書
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
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
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

壽於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駁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駁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駁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侍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駁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論曰陳騤論事頗切時病有足稱者然嘗詆譏呂祖謙至覩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

雜錄

觀文殿學士陳公騤輓詞三首錄一 四明樓鑰大防 攻媿集

台嶽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廷冠數千人南服頻懷綬西垣屢演綸惜哉眞漢相不遂秉洪鈞

遺書

南宋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 永樂大典本 史部職官類

四庫全書總目宋陳騤撰續錄無撰人名氏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一慶元初官至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忤韓侂胄提舉洞霄宮卒諡文

簡事具宋史本傳陳氏書錄解題謂淳熙中騤長蓬山
與同僚錄建炎以來事爲此書李燾爲之序續錄者後
人因舊文而增附之今攷是錄所載自建炎元年至淳
熙四年續錄所載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皆分沿革
省舍儲藏修纂撰述故實官秩廩祿職掌九門典故條
格纖悉畢備亦一代文獻之藪也世所傳本譌闕殆不
可讀惟永樂大典所載差爲完具今互相攷訂補其脫
漏者三十一條正其舛錯者一十六條而其紀載諸人
爵里有與宋史互異者並爲臚注以資參攷惟前錄中
沿革一門續錄中廩祿一門永樂大典所載全卷皆佚
無從補葺蓋是書殘闕已在明以前矣今姑仍其舊焉

按是書本名中興館閣錄見宋史藝文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南宋二字乃　四庫館改題也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中興館閣錄十卷祕書監天台陳騤叔進撰淳熙中騤長蓬山與同僚錄建炎以來事爲此書李燾仁父爲之序續錄十卷乃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錄迄於咸淳者

中興館閣錄序　巽巖李燾仁甫撰　文獻通考　眉州丹棱人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坻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職業因以放失夫方云者書也究其本原事迹及朝夕所當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使居是官者奉以周旋雖百世可考爾周官三百六十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

方則物爲一書多至三書葢古之人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審諦則其設施斯可傳久六龍駐蹕臨安踰四十年三省樞密院制度尙稽復舊惟三館祕閣翛然傑出非百司比自唐開元韋述所集記注元祐間宋宣獻之孫匪躬作館閣錄紹興改元程俱致道作麟臺故事宋氏習祖韋氏而程氏故事幷國初它則多闕葢未知其有宋錄也惜最後四卷俄空焉余屢蒐求弗獲欲補又弗暇每每太息今所編集第斷自建炎以來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當且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當如是耶昏忘倦游喜見此書乃援筆爲之序

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 宋史作七十卷序例一卷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祕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中興以來庶事草創網羅遺逸中祕所藏視前世獨無歉焉殆且過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葢亦盛矣其間考究疏謬亦不免焉

文則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宋陳騤撰按太平御覽引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

為之文章之法推本六經茲其權輿也劉知幾史通特出模擬一篇於貌同心異貌異心同辨析特精是又不以句法求六經矣騃此書所列文章體式雖該括諸家而大旨皆準經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據訓典鎔精理以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又分門別類頗嫌於太瑣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細然取格法於聖籍絳勝摹機調於後人其所標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書亦不必以定法病此書也

文則序

余始冠游泮宮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

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惟利於進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盡閱古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上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廷下筆語妙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為余曰蓋將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為則則吾豈敢乾道庚寅正月既望天台陳騤

書天台陳先生文則後 山陰陳哲撰 文則附錄

六經之文經緯天地自餘諸子亦多左右六經其用字立言初非爲文則設也然文至聖賢何等氣象譬之一元磅礴萬化流行各極其妙而一出於天然眞文字之準則也第則其文而不求其所以文吾恐文氣雖似元氣索然非善則者能因言以求其道使聖賢精神心術躍然於心目間則中有卓見文亦偉然爛然矣斯固天台陳先生編輯之本旨敢繹而申之於後宏治己酉秋八月望日後學衡州府知府山陰陳哲識

陳參政文集 見赤城志及葉水心集今佚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永嘉葉適撰 水心文集十二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鑽摭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疏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羣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偏歷三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雖負絕

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生片善譽奬不容口薦引甚眾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姦堅峭所論駮屈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寧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强合葢其修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旣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劬整舊書講繹不少厭園池無杖屨聲庭觀終日寂然嗚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天台臨川橋記　三台文獻

臨川王公玹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峰雙澗北逕而至衆山複繞傍流輳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轟湧焉加犇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槖聯杓以度歲作歲圮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玹李巽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禦衝溢功竟弗濟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歎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於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不肯爲遠計今我則否乃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

源源而應數則充矣爰即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營之斵者鑿者陶者墁者梩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稽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爲楹植之屹如也巨木以爲梁橫之安如也甓以培石欲其埤也塊以塗甓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修之曼曼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其上廼寫廼飭廼倣廼奕可以息行遊可以樂暇閒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非人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廼率僚友會稽陸君溉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卿觀焉公曰吾與諸君旣作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

夫士之豪民之耆老於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請旣獲遂歌以落之曰

壯兮滄溟跨蛟龍麗兮霄漢垂螮蝀疑若有神施磨礲聳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巘凝翠空俯睨谿紛織微風夜半橫浮沆瀣中朝來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緊誰功競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右相謝子肅先生深甫

赤城志謝深甫臨海人字子肅乾道二年進士歷大理丞提舉江東常平左曹郎官借禮部侍郎爲金國生辰使歸歷右正言起居郎權給事中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丙歸拜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以少傅致仕贈太師先是州
人固有位執政者爲宰輔自深甫始事見國史及張郎
中布所爲行狀張布字伯勇臨海人乾道八年進士
宋史列傳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
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𦈢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
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
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
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於某家遭
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
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

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鋭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輭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

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
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
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
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
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
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
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
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
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
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驀越五官而轉遥郡僥倖
一啟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

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
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
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
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
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
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
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
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
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七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
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卽
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

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敘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銀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

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門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論曰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乘政適與之同時誘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

密齋筆記宋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廟夢神贈金魚一枓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剡時夢禱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牌書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皇原誤王今改正

遺詩

題嵊縣黃山庵密齋筆記云此詩得於剡川相士黃山庵卽其家墳先皇考爲尉時嘗游

遼東鶴去幾千年堂上留題有謫仙謂李泰發所題七律詩也十月

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李詩有挹露黃花平襯也著霜紅葉巧依林之句

閣學賈濟川先生涉

赤城志賈偉天台人字之奇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歷祕書郎終知漢州子涉字濟川歷寶謨閣直學士淮東制置安撫使知楚州兼京東河北節制使淮西制置使以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宋史列傳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賓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

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渡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閒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餓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餓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

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尙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旣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

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陜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

用逮爲主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按屬泗州免死爲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天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淹金人於淮淹原作掩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閒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

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彊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達孛朮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達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旣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

嘉業堂刊

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論曰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歎也
按李全傳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號李鐵槍沈鐸鎭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米商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定遠民季先嘗爲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綱客山陽貪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乃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

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嘉定十一年七月全襲密州禽黃櫥械至楚城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以石珪權軍務二月珪率衆二萬渡淮大掠至南度門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三月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壬辰與阿海戰大捷得其金牌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等十二州來歸秋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

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於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崓嚴實求内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等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勳威望不下己患之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等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總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及選還涉恥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於朝出修武京

東路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命涉卽聞於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於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卽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

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貝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八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刼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於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琸其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琸徙盱眙芻粟

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未幾盧鼓椎來取西城全出戰大敗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於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諷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琸再取西城盧鼓椎背城力戰戒惠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與惠歸請於制置司官之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時互市始通車夫皆督辦於林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又欲分其半林不分福怒林懼愬於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於途以何林覺不進於是歸大元福狠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閒道遺黥胥王翊閻瓊勞林林涕泣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遁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全妻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於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

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己忠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幷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爲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

棻按李全傳所言如此此則涉之不能制李全亦可知矣本傳之言蓋多溢美殆由似道專政時粉飾而爲之者乎

又按金亡在涉卒後十二年李全之叛亦在涉卒後

三年乃謂涉遺書彌遠云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金未亡而稱亡金全未叛而以爲患其爲後人所擬可知矣況帳前忠義于潭等亦山東人也方倚以制北軍而乃以爲患乎又涉卒之年金人未嘗大入也

侍郎商翬仲先生飛卿

赤城志商飛卿臨海人字翬仲淳熙二年進士以省試第三人登甲科歷太府寺主簿編修官祕書丞著作郎右曹郎官知無爲軍工部郎官監察御史太常少卿司農卿總領淮西就遷戸部侍郎卒事見國史按兄許字應仲弟逖卿字義仲皆淳熙八年進士

宋史列傳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湻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仕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燄薰灼飛卿旣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迕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祕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洽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斂散斂元作歛今從名賢錄稍稍以裕閫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値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兩浙名賢錄云

家貧不克葬人始服其淸

論曰禹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邪 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終寶謨閣直學士邦憲字文子義烏人終寶謨閣待制謚文肅

提舉劉全之先生允濟

赤城志淳熙五年姚穎榜劉允濟黃巖人字全之與兄允迪 字進之淳熙二年進士 弟允武號三劉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知南劍州提舉福建常平知溫州今以中奉大夫提舉崇禧觀

台州外書劉允濟字全之黃巖人與兄允迪後先成進士初爲婺州掌教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知南劍州

福建常平提舉轉知永嘉軍當作溫州軍以中奉大夫提舉崇禧觀生平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其在南劍州以民俗多溺女善誘而嚴戒之舉者給粟振貸不舉者罪之俗爲一變求羅從彥後人爲請謚於朝幷進其所作聖宋遵堯錄在永嘉與通判陳子雲知縣胡衍道等僚屬一心利興弊革遠近翕然稱治卒後杜清獻公範有詩哭之子坡孫溧水主簿

挽劉監丞二首　杜範　清獻集

諸老凋零盡公胡不少留麈談裁後進山立儼前修逸館休黃髮爲邦付黑頭甌閩看蔽芾有淚正難收

奕世詩書遠三劉姓氏香鄉評高宿望里社借餘光蓮

浦秋堂晚松岡夜室長典刑無復見南望獨淒涼

遺文

繳進遵堯錄狀　台州外書

臣聞言進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功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畎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於屋壁恐上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槧鉛長游學校久聞羅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

上之湛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
世家寥絕難迹咨諸父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詩經
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
敘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
漢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
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宗承封祀宮
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顯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
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
微以寓諷諫之誠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俑之過臣以是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
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官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

葵藿之所傾殁與草木而俱腐情實可憫忠永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幾之暇特加一覽之勤倘有合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睿慈賜謚如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柳惠少連之節非特慰忠魂於泉壤亦將與大道於人心臣觀從彥凡所立言不媿古昔念無後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聖王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從彥元撰聖宋遵堯錄八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合學統卷四十七下